

# 潼关沧桑

文图 / 邵如林 邱明明

潼关,位于陕西东部渭河下游、旧潼关县港口镇东南的黄河边上,与崤函古道东口的函谷关遥遥相对,守卫着这条古道要津的西口。历史上因其守着崤函古道中百余公里的桃林而又称为桃林塞。潼关设于东汉末,当时关城建在黄土塬上,隋代南移数里,唐武则天时北迁塬下,形成今日潼关城旧址。唐置潼津县,明设潼关卫,清为潼关县,民国时袭之。因为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扼长安至洛阳驿道的要冲,是进出三秦之锁钥,所以成为汉末以来东入中原和西出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

潼关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兵家必争之地。仅历史上所记载这里发生过的重大战争就达 40 余次之多。著名的有:

211 年,曹操发兵西出,欲击汉中张鲁。割据关中的凉州军阀马超、韩遂等疑为袭己,屯兵潼关,企图阻曹。曹操率军至潼关,破马超。马超奔凉州,曹操趁机夺得关中。

755 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势如破竹,中原大地尽陷其手。曾经名震西域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和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见其兵锋锐利,毅然放弃其他地方,集中兵力驻守潼关,扼制了叛军



潼关老街



仅存的潼关南城門

的进攻势头。但唐玄宗曲解其意,听信谗言,竟派人杀了这两员名将,又遣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统兵驻守潼关。哥舒翰的策略是避其锋芒,按兵不动,固守待援。此举果然使安禄山畏惧不前。但唐玄宗在杨国忠的挑唆下,连连派人催促出战,哥舒翰没有办法,抚胸痛哭,而后亲自率兵出关,进入崤函古道,果然中了叛军的埋伏,唐军大败,哥舒翰被俘,潼关失守。

880年12月,旨在推翻唐朝统治的黄巢起义军攻克潼关,唐僖宗等再次弃长安西奔,黄巢大军于次年1月16日进入长安,建立大齐。

1370年,明将冯异宗攻占潼关,已经登基的朱元璋认为,潼关是三秦门户,扼而守之,残敌当如穴中之鼠。

当然,这里也肯定见证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急如星火的快马唐差,不知多少次地从潼关城进进出出。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其名作《潼关吏》中所描绘的潼关的险峻。另一诗人张祜则以《入潼关》,描述了它的历史地位:

都城三百里,雄险此回环。  
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  
秦皇曾虎视,汉祖昔龙颜。  
何处臬雄辈,干戈自不闲。

浩浩荡荡的黄河之水,从遥远的青藏高原逶迤而来,挟着它冲出壶口跳过龙门的余威,远远地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冲

泻而下,在这里又接纳了渭水和洛水,而后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直角弯,划出了一个大写的“L”,将原来的由北向南急转为由东向西,肆意切割着肥沃的中原大地,一路向前,奔流到海不复回。潼关就坐落在铜汁般的黄河泥水不断舐舔着河岸的那个黄河拐弯的地方。

这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黄河对岸是山西省芮城县的著名古渡风陵渡,沿着黄河向东,就进入河南省灵宝市境内的崤函古道。由于地处三省交汇处,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邻近的百姓都乐于在这里乘船渡河,北上山西,西去陕西,东下河南,探亲访友,以货易货,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所以自唐以降,潼关就形成过自己独特的以煤炭、木材和农副产品为主要货物的商业市场,展示过富于个性的地域文化,使这里成了名闻天下的货物集散地。到了现代,从太原来的同



潼关老人沈知海先生和他的老宅



潼关老街上沉思的老人



潼关水门遗址

蒲铁路在风陵渡附近跨越黄河，与从连云港来的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古代和现代交通中体现出来的枢纽作用，愈发显现出潼关重要的地理和历史地位。

潼关关城遗址，在经历了唐代的那场动乱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等朝代的修葺，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仍然发挥着“天堑”的作用，是抗击日寇、保卫关中的重要关隘。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潼关大体保持了原状。关城依山而建，周长约5000米，均为夯筑土墙，城门处和重要地段外包青砖，残高数米，利用山势为墙的地方则高达数十米。全城开门处，另有南、北水门各一处。潼关县城原来也设在关内。1960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县治被南移至数10公里外，古老的潼关关城也就此走到了它的末路。从当时所拍摄的有关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拆毁潼关关城的情况。一座千年名关，就这样毁于一旦！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县治虽然迁走了，三门峡水库的水却没有到达这里，潼关关城内古老的街巷、房屋仍在，尤其是那些难离故土的潼关人也仍然居住在这里。只是那些挺立千年的古城墙慢慢被人拆毁了、风化了、坍塌了，结实的城砖，成了居民修建住宅院墙和屋基的好材料。能够保留下来的，已经所存无几了。

放慢脚步，轻轻走进潼关老街，如同走进了一段久违的历史。街道两旁那些被岁月压迫得歪斜着身子的老式房屋，房屋上的板门、小窗和残破的砖雕屋脊以及拉在洞开的窗口前随风摇曳的蜘蛛网，一切都使人体味到岁月的沧桑和时光的不再。一位老人，坐在自家的屋门口，望着暮色中残破的潼关旧城，不知是否还在追忆逝去的年华？谁家的妇人，悠然地坐在街头几乎磨蚀了花纹而被古董商们十分看好的石礅子上做着针线活；一些身着黑布衣衫的老人们，凑在一起，抽着长长的烟袋锅，若有所思地喷吐着淡淡的烟雾，细声慢气地谈论着古老的话题，仿佛浓缩在这里的千年历史，只不过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偶尔一两声长长的犬吠，穿过厚重的历史帷幕，在空旷的古城向周围慢慢地飘散；古老的街巷中几无人迹，但有时也会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几个人来，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我这个贸然闯入的外地人。也许是外来人员不多的缘故，这里的人对外面来的人还保持着那种纯朴的热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穿过古老的街巷，找到了他们所说的潼关老人沈知海先生。

沈老先生是位出生在潼关且从未离开过潼关的老住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家的房屋还是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老房子。院子里矗立着的精致的砖雕门楼，显示着主人家悠久的历史遗风。沈先生热心地回答着我的提问，从自己珍贵的收藏中拿出







潼关老城区的民居院墙,多为古城砖所砌

潼关西门旧照

有关潼关的老照片让我欣赏。其中比较特殊的一张是“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路过潼关时留下的照片复印件。他还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要亲自带我一一观看现存的潼关南城门和水门等遗迹。潼关南城门,虽然被压在高高的同蒲铁路的路基下,但城门形状依然完整,包在城门上的青砖也十分齐整,只是南城门处于一居民院落中,并被安装上了门窗,还有一位七旬老人在里面居住。我看着这座似青砖砌就的窑洞式的高大住屋,感慨地对沈老说:“这应该是世界上最高大、最牢固的卧室了。”位于南城门外的潼关南水门,被岁月消蚀得只剩下两个残破的水洞,早没有了以前的高耸和威严。在它的旁边,潼关古城残存的城墙尚在距此不远的山坡上蜿蜒。

从静谧的老街街道上走过,满眼皆是由过去巨大而结实的城砖建成的房屋和围墙。看着眼前这座残破不堪的古城,很难再把它与历史上那座声名显赫、身系军国安危的重关要隘联系在一起。也许,正是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方使得潼关这样的军事要塞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

坐在这里惟一能找到的出租车——“摩的”颠簸的后斗上,我又分别拜谒了残存的潼关西门、北墙和在历史照片中多次见过的

潼关东门。昔日那雄踞河边、虎视中原的赫赫潼关被眼前的城墙遗迹所替代,有的竟连这样的遗迹也不复存在,代之以青砖白墙黑瓦房的展览室,以老照片、模型和示意图,向来访者讲解着潼关逝去的过去。

站在昔日的潼关东门遗址,前边不远处就是连接山、陕两地,横跨黄河的同蒲铁路大桥和公路大桥。空气中传来一阵沉重的隆隆声,那是从连接着中国东西部繁忙的交通大动脉——同蒲铁路和陇海铁路上驶过的机车发出的轰响。两条铁路在潼关附近交汇成一条,而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直向西。天堑变通途,当然就使得古老的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成为了永远的历史。

